

元文類

一
函
十
冊



元文類卷四十四

雜著

讀易私言

許衡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爲矣或恐其不安於

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

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困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大

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

豫剝坎恆困井旅小過未濟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

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

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

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

得告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遁則後於人而有

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爲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

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於初爲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乎小過宜下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爲之累矣

謙最吉小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其分也凶亦宜乎

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爲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於時義爲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爲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

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乎其凶矣苟或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故重錄如上
以備參考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也處陰得

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雖無應可也況五六虛中以待己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爲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爲累此以得中之義爲務也獨節之爲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旣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爲說巽之中以剛爲入皆有才適用之中也然兌務於上爲上一陰巽務於下爲下一陰其勢有所不通如井

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徇己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柔險之始也上柔險之極也而已以剛陽之才獨處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己也加以至尊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則幾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爲重

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爲重錯舉而言則卦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爲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旣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剛陽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隨益之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无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祗足爲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爲重也屯震噬嗑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

比也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旣備此

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爲之時則有不可必者固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爲累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爲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爲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爲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爲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傷於柔邪震動而無恆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爲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

剛不中不正悖忤時義其爲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爲輕坎兌爲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乎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爲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乘陽以陰乘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

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爲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尙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爲君之所忌也恣橫專逼鮮有不及唯噬嗑之去閒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爲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爲甚緩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爲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爲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

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臣君有戒愼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勳德反下此恆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略與巽同然又有險之性焉此以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悔之辭一作陰承

陽其勢已順而其才質且能周旋曲折不違於正道是宜處多懼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剛陽之才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爲義能

止其身則无咎可也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爲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睽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爲德乎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悔可忘也事

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爲貴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屯卦止以得中爲免耳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爲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其勢可嫌也得九二剛中應之其勢頗振動故恆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爲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勝於豫震小過之無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无咎應則尤爲美也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內起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无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爲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唯待爲可待而至於可則无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爲也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故僅能成功然非可大有爲也更或無應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民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无咎而它卦則戒之之辭爲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則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

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困解

濟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蠱无妄頤時甚足貴也隨離

時過適則難與行也乾坤小畜泰節中孚未濟義之善或不必

勸則直云其吉也大有剝大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

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夬有始不得志而終无咎者同人有始

饜其欲而終有禍敗者旅萃則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蒙晉反其

常而動者事已窮也

師謙賁損

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

豫大壯益震節

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

需艮有成終之義

故八卦皆善

蒙蠱賁剝大畜頤損艮

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

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

六爻教戒之辭唯此爲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

東西周辨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鄩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澠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郊鄩於今爲河南又營澠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鄩及犬戎入寇諸侯逐犬戎與申侯其立宜臼是爲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

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東遷傳
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于皇晉師納之
入于王城入之次日猛終丐及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
于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
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
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
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
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
同以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
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
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尙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
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
子傑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卽王城舊都也

史記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今按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王
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待此時矣

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懸狐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爲東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三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今以西周稱夫周末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都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爲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東爲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靚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赧一

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註謂西
周正統不應後於東周升之爲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
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旣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
公爲赧王別諡反以徐廣爲疎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
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
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卽有其地鎬
之於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
王得往都于彼哉高誘註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
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爲鎬京也乎鮑又云邲鄢
屬河南爲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
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邲鄢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
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夫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
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士常程鉅夫偶論
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爲之作東西周辯